



大会

Distr.: General  
9 August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七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7(a)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

##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第 [77/202](#) 号决议提交，所述期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本报告以秘书长关于同一主题的上一份报告([A/77/282](#))为基础，介绍了在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秘书长在本报告中着重指出了在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存在的差距和有希望的做法。本报告就旨在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根源和消除这一恶习以及支持幸存者的、基于人权的措施提出了建议。

\* [A/79/150](#)。

\*\* 由于提交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会议事务部门处理。



## 一. 导言

1. 大会在2022年12月15日第77/202号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报告(A/77/282)，并表示关切各区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在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进展情况参差不齐。因此，大会请秘书长利用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机构、基金和方案、民间社会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的信息，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结束之前向大会提交一份全面循证报告，说明全世界在制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说明旨在消除此种做法并向受影响的已婚女童和妇女提供支助的方案(包括增强女童和妇女权能的方案)的最佳做法，以及资金缺口、研究和数据收集情况。

2. 在这方面，2023年4月27日及2024年3月13日，以普通照会形式发出两次征求意见的呼吁，要求会员国、联合国各机关、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民间社会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资料。截至2024年6月底，共收到来自23个会员国、<sup>1</sup> 10个联合国实体<sup>2</sup> 和26个民间社会组织<sup>3</sup> 的65份回复。本报告参考了这些答复(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上查阅)、<sup>4</sup> 与联合国各实体和民间社会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以及额外的研究。

3.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的最新全球数据，今天活着的女童和妇女之中，估计有6.4亿是在童年时结婚的，每年有1200万女童结婚。<sup>5</sup> 女青年童婚的比例从2018年的21%(估计值)下降到2023年的19%。<sup>6</sup> 尽管全球取得了进展，但童婚情形的减少速度太慢，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关于到2030年消除该恶习的具体目标。按照目前的速度，还需要300年才能消除童婚。<sup>7</sup>

<sup>1</sup>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贝宁、加拿大、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意大利、黎巴嫩、立陶宛、挪威、墨西哥、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以及巴勒斯坦国。

<sup>2</sup>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驻印度办事处(联合提交)；儿基会南亚区域办事处；以及儿基会驻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莫桑比克、尼日尔和赞比亚办事处。

<sup>3</sup> 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诺维普特”协会、援外社国际协会、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及结合和性问题工作组、领导和促进人权研究中心、儿童法中心、奥塔哈林罗姆人男女融入社会中心、巴基斯坦社会公正中心、印度取消童婚组织、正义委员会和纳兹拉女权主义研究组织、“立即平等”组织、文化间基金会、“女童不当新娘：消除童婚全球伙伴关系”组织、埃塞俄比亚宗教间理事会、国际项目援助方案社玻利维亚办事处、久比利活动社、肯尼亚工人权利和协调方案、世界路德会联合会肯尼亚/索马里办事处、世界路德会联合会南苏丹办事处、玛特促进和平组织、“国际计划”组织、肯尼亚此时此地联盟、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聚光灯倡议、诺丁汉大学和伯明翰大学。

<sup>4</sup> 可查阅：[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4/call-inputs-inform-report-secretary-general-progress-towards-ending-child](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4/call-inputs-inform-report-secretary-general-progress-towards-ending-child)。

<sup>5</sup> 儿基会，“童婚的终结是否触手可及？最新趋势和未来前景：2023年更新”，2023年5月5日。

<sup>6</sup> 儿基会，“全球多重危机导致结束童婚的努力如登山般困难”，2023年5月3日。

<sup>7</sup> 儿基会，“《童婚的终结是否触手可及？》”，2023年5月，第3页。

## 二. 国际层面的事态发展

4. 由于文化、经济、法律、教育和政治背景不同，世界各地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减少的情况参差不齐。虽然具体的推动因素可能因情况而异，但童婚始终植根于性别不平等现象，并因贫穷、有害的社会规范、不安全和受教育方面的障碍而加剧。在婚前性行为被视为禁忌、童贞与纯洁和家庭荣誉密切相关、避孕药具稀缺或堕胎服务受限的情况下，少女怀孕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童婚现象。<sup>8</sup>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各实体、人权机制以及民间社会格外重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

### A. 大会

6. 大会第 77/193 号决议表示深为关切妇女和女童往往会由于气候变化等不利冲击受到过度影响，这可能加剧现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并加剧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

### B. 人权理事会

7. 2023 年 7 月，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了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第六项决议——第 53/23 号决议，特别侧重于终止和防止强迫婚姻。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以行动为导向的简明准则，作为一套提供给各国的指导方针，说明在制定和执行防止和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法律、政策和方案方面如何有效适用基于人权的方针，包括与各国进行公开、透明和包容性的磋商，以及在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适当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这样做；并将该准则载入一份综合报告，在 2025 年 6 月提交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

### C. 人权条约机构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条约机构敦促各国处理一切形式的童婚和强迫婚姻或结合，包括通过绑架达成的此种婚姻或结合，并改进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它们建议开展有关童婚危害的宣传活动，执行最低年龄法，建立受害者支助机制，同时处理城乡差别和习惯司法制度中的歧视态度问题。

9.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最近的结论性意见和判例中敦促各国处理形式多样的童婚和强迫结合，包括通过诱拐实施的此类关系。在一起案件中，委员会裁定，有受害者在家庭暴力和非正式结合背景下遭到绑架，但国家当局并未立即、认真地采取行动寻找受害者。<sup>9</sup>

10. 儿童权利委员会对分配足够的资源和制定儿童权利监测框架、系统性地监测和分析儿童数据表示关切，建议保加利亚改进童婚数据的收集、质量和

<sup>8</sup> 童婚研究导致行动网络，“证据审查：2020 年至 2022 年的童婚干预措施和研究”，2023 年 1 月，第 12 页。

<sup>9</sup> 见 CEDAW/C/83/D/153/2020。

分析。<sup>10</sup> 委员会指出了南非以强迫婚姻为目的绑架女童(“拐婚”)问题, 建议有关国家针对家庭、地方当局、宗教领袖、法官和检察官开展宣传运动和方案, 宣传童婚和强迫婚姻对女童身心健康和福祉的有害影响。委员会还提醒各国要建立机制以查明和保护童婚、强迫婚姻和事实上的结合的受害者并向其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委员会建议为受害者和幸存者制定保护计划, 并强调有必要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sup>11</sup>

11. 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埃塞俄比亚加强有针对性的措施, 解决社区一级的歧视态度问题, 包括习惯司法系统行为者的歧视态度问题, 以确保实施国家终止童婚的努力。<sup>12</sup> 委员会还建议马拉维严格执行关于最低结婚年龄的立法, 并明确指出童婚属于恶习, 不具有法律效力。<sup>13</sup>

#### D. 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在其任务范围内提出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 显示了这种做法的深刻影响和其中所涉侵犯人权行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布的一份来文中提到, 妇女和女童难民、寻求庇护者或少数群体背景的人, 包括无人陪伴和离散儿童, 被强迫结婚的风险增加。<sup>14</sup> 针对以强迫婚姻、性剥削、强迫劳动和家庭奴役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指控, 发布了另一份来文, 其中特别强调生活贫困和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的脆弱性。<sup>15</sup> 在一份联合来文中, 联合国专家警告说, 在苏丹冲突中, 一再收到广泛而可信的指控, 指称快速支援部队贩运人口, 包括贩运儿童, 特别是出于性奴役和性剥削、童婚、童工以及招募和使用儿童从事战斗和支助工作等目的。<sup>16</sup>

13. 在 2022 年 4 月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后, 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在其报告中重申, 宗教和信仰自由不能被用作歧视妇女和女童的理由。<sup>17</sup> 专家们指出, 视文化和信仰为不可改变之物, 会阻碍妇女和女童人权的充分实现和发展。令工作组成员感到关切的是, 通过宗教仪式结婚但未进行民事婚姻登记的妇女可能会被排除在国家立法保障之外, 并在婚姻关系解除时被剥夺任何权利或保护。<sup>18</sup> 工作组还注意到女童和青年妇女接受各级教育的重要性, 这是增强她们和家庭权

<sup>10</sup> [CRC/C/BGR/CO/6-7](#), 第 10(b)段。

<sup>11</sup> [CRC/C/ZAF/CO/3-6](#), 第 27(c)段。

<sup>12</sup> [CAT/C/ETH/CO/2](#), 第 27 段。

<sup>13</sup> [CAT/C/MWI/CO/1](#), 第 32 段。

<sup>14</sup> 见 [TUR 1/2023](#) 号联合来文。

<sup>15</sup> 见 [CHN 3/2024](#) 号联合来文。

<sup>16</sup> 见 [SDN 1/2024](#) 号联合来文。

<sup>17</sup> [A/HRC/53/39/Add.1](#), 第 51 段。

<sup>18</sup> 同上, 第 54 段。

能的基础。<sup>19</sup> 专家们强调，有必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财政支持，指出不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加剧了童婚现象的持续存在。<sup>20</sup>

14. 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访问斯里兰卡后提交报告指出，强迫婚姻是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一种；就斯里兰卡而言，它通常是贫穷、退学、少女怀孕和其他因素的因果。<sup>21</sup>

15. 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22 年 12 月访问南苏丹后提交报告强调，贩运人口，包括为童工和童婚目的贩运人口，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是破坏和威胁脆弱的国家建设与和平建设进程的严重犯罪。<sup>22</sup>

## E. 普遍定期审议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普遍定期审议进程中提出的建议涉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这些建议反映出，必须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以有效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恶习，这往往与人们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剥削妇女行为以及对虐待、剥削、贩运儿童和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关切相关联。<sup>23</sup> 这些建议强调，必须在全国范围开展宣传运动和教育方案，努力消除该恶习的负面影响，以加强现有法律的实施。<sup>24</sup> 会员国还在其建议中强调，必须关注弱势青少年、女童和妇女，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此类人员，因为农村地区童婚率通常高于城市地区。

## F 联合国实体

17.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共同领导的“加快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已进入第三阶段(2024-2030 年)，该方案支持青春期少女享受童年，免受童婚风险，并体验更健康、更安全和更可掌控自己命运的人生转变，包括对其教育、生计、性、关系、婚姻和生育作出知情选择。<sup>25</sup> 该全球方案与区域行为体(如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区域经济委员会(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其他区域机制(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进行了接触。<sup>26</sup>

18. 根据《2022-2025 年儿基会青春期少女方案战略》，重点是与社区、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创造有利于青春期少女茁壮成长的环境，促进性别平等，消除

<sup>19</sup> 同上，第 37 段。

<sup>20</sup> 同上，第 55 段。

<sup>21</sup> [A/HRC/51/26/Add.1](#)，第 33 段。

<sup>22</sup> [A/HRC/53/28/Add.2](#)，第 94 段。

<sup>23</sup> 例如，见：[A/HRC/55/7](#)，第 116.99 段；[A/HRC/55/5](#)，第 132.120 段；[A/HRC/55/16](#)，第 32.240 段；以及 [A/HRC/55/16](#)，第 32.252 段。

<sup>24</sup> 例如，见：[A/HRC/54/8](#)，第 135.197 段；[A/HRC/54/8](#)，第 135.204 段；[A/HRC/55/5](#)，第 132.242 段；以及 [A/HRC/55/16](#)，第 35.114 段。

<sup>25</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第三阶段方案文件(2024-2030 年)：人口基金-儿基会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2023 年)。

<sup>26</sup> 同上，第 35 页。



阻碍其发展和机会的障碍。<sup>27</sup> 国际移民组织与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儿基会合作，继续支持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开展与打击贩运人口(包括以强迫婚姻为目的的贩运人口)有关的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工作。

19.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国家、区域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各国和其他联合国实体接触，跟踪全球终止恶习(侧重于残割女性生殖器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的进展和挑战。这种参与使人权高专办能够建立良好做法、经验教训和挑战的资料库，并创建一份各区域联系人和潜在合作伙伴名单。

## G. 民间社会组织

20. 民间社会组织“女童不当新娘：消除童婚全球伙伴关系”由 1 400 多个成员组织组成，继续制定支持和促进消除童婚的举措。<sup>28</sup> “女童不当新娘”、人口基金和儿基会提出的联合倡议——童婚研究行动网络继续为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做法的全球协调研究议程提供平台，并鼓励决策者和从业人员吸收研究成果。

## 三.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推动因素

21. 虽然女童和男童都受到童婚习俗的影响，但女童受害尤其严重。童婚女童往往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使剥削、虐待、贫穷和经济依赖的循环永久化(见 A/75/262)。这种做法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年轻新娘面临更高的性别暴力风险，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包括强奸，导致严重的健康并发症，包括孕产妇死亡率和早孕发病率，以及自卑、焦虑、抑郁和自杀倾向等心理健康问题。<sup>29</sup> 此外，强迫婚姻剥夺了妇女和女童的自主权和能动性，强化了贬低妇女和女童权能和人权的、重男轻女的规范。因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不仅侵犯了妇女和女童的基本人权，扼杀了她们的潜能，而且因为它延续有害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还阻碍了更广泛的社会进步。

22. 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有关方面强调有必要用看待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同眼光来看待拐婚或抢婚问题，<sup>30</sup> 指出国际法律框架承认这两种做法

<sup>27</sup> 儿基会，“与青春期少女一起，为青春期少女重建平等：儿基会 2022-2025 年方案战略”，2023 年 6 月，第 3 页。

<sup>28</sup> “女童不当新娘”，“2023 年的影响：共同努力使世界成为对女童和妇女而言更安全、更公平的地方”，2023 年。

<sup>29</sup> 见 <https://www.girlsnotbrides.org/learning-resources/child-marriage-research-action-network/crank-quarterly-research-meetings/symposium-action-mental-health-child-marriage/>。

<sup>30</sup> 儿童法律中心和久比利活动社提交的材料。在 2024 年 4 月 17 日和 18 日举行的磋商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都是涉及胁迫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违反了同意和自主原则。<sup>31</sup> 此外，提交材料者还指出需要加强对童婚和强迫婚姻的执法力度，加强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持，并改进预防措施。

23. 导致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因素可能因社区和国家而异。这些因素有：武装冲突、妇女和女童权利受到压制、公民空间缩小，以及与气候变化、贫困、粮食不安全、数字鸿沟和社交媒体对婚姻的描述有关的脆弱性。

## A. 武装冲突

24. 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由于经济困难、社会结构削弱以及流离失所和不安全导致的脆弱性增加等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女童结婚的风险更高。<sup>32</sup> 在冲突背景下，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可构成一种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必须将这方面的考虑纳入受冲突和危机影响环境下的预防战略中。<sup>33</sup>

25. 冲突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生计丧失和贫困加剧。有些家庭可能会把女儿嫁出去，以减少需要抚养的人数，或收取聘礼，从而减轻经济负担。与冲突有关的死亡人数每增加 10 倍，童婚人数就会增加 7%。经历冲突中的家庭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害怕：性暴力、“家庭荣誉”受到的威胁以及经济困难和基础设施瘫痪，包括女童学业中断。因此，生活在脆弱环境中的女童成为童养媳的可能性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sup>34</sup> 然而，在冲突等危机和紧急情况下，全国平均水平数据并不能反映国家以下各级童婚率的趋势，在某些地区，童婚率可能要高得多。<sup>35</sup> 研究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关注流离失所人口，以便更好地规划各项行动并相应编制预算，为女童提供获得服务和支持的机会并加以维系不使中断。<sup>36</sup> 武装冲突还导致更多的女童守寡，<sup>37</sup> 她们在丈夫去世后可能会被逐出家门，变得一无所有，其中一些人受文化传统的束缚，永远不会再婚。<sup>38</sup>

26. 在冲突驱动的贩运、暴力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背景下，武装团体可以对妇女和女童实施强迫婚姻，这可能是大规模强奸和强迫怀孕政策的一部

<sup>31</sup> 相关文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其中责成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项上对妇女的歧视，明确规定婚姻必须获得自由和完全同意(第十六条)；以及《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保护儿童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包括拐婚(第十九条)。

<sup>32</sup> [A/HRC/41/19](#)，第 14 段。

<sup>33</sup> “女童不当新娘”，“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是可能的，需要采取紧急行动”，2023 年 6 月，第 3 页。

<sup>34</sup> 儿基会，“《童婚的终结是否触手可及？》”，第 19 页。

<sup>35</sup> [A/HRC/50/44](#)，第 5 段。

<sup>36</sup> 童婚研究行动网络，“本网络研究会议：受冲突和危机影响环境中的童婚——从最新证据中学习”，2023 年 6 月 20 日。

<sup>37</sup> 守寡女童是指 18 岁前失婚、后守寡的少女。

<sup>38</sup> 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行动，“数百万被遗忘、被忽视和脆弱的守寡女童”，2018 年 7 月 9 日。

分。<sup>39</sup> 童婚和强迫婚姻或结合中很可能发生性暴力，这给幸存者和因强奸而生出的儿童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和安全挑战。被绑架的妇女和女童在返回后经常受到家庭和社区的鄙视和排斥。这些强迫婚姻的子代也经常受到侮辱、歧视、虐待、被家庭成员遗弃，并被剥夺基本权利和获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的机会。<sup>40</sup>

## B. 抵制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

27. 全球对性别平等的抵制影响了终止童婚的努力。这种抵制的事例包括：抵制禁止童婚的立法和提高最低结婚年龄的呼吁，以及增加立法、将青少年自愿性行为定为犯罪，阻碍女童的自主权和所受保护，使她们更难寻求伸张正义和摆脱受虐待的处境。<sup>41</sup> 在一些社会中，早婚被视为控制女童和妇女的性行为、确保“家庭荣誉”的一种方式，而对妇女权利的限制会进一步巩固这些观念。<sup>42</sup> 据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称，有害的性别规范仍然是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使妇女、女童和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别特征的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据“人类尊严”信托基金会称，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妇女往往面临严重的压力和暴力，包括当她们的性取向被揭露时遭到攻击和强迫婚姻。<sup>43</sup>

28. 妇女和女童权利方面的倒退包括反对提供全面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为青春期少女提供避孕、堕胎和堕胎后护理；抵制为校内外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性教育。<sup>44</sup> 对妇女和女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攻击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会限制获得避孕药具和生殖保健的机会。这种攻击增加了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的风险，<sup>45</sup> 并增加了与意外怀孕相关的精神疾病的风险。<sup>46</sup>

## C. 不断缩小的公民空间

29. 对性别平等的强烈反对是在人权维护者面临日益严峻威胁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公民空间正在缩小，越来越多地转向网络。<sup>47</sup> 在一些国家，政治领域的仇

<sup>39</sup> A/HRC/52/50，第 15 段。

<sup>40</sup> 同上，第 41 段。

<sup>41</sup> 儿基会，“《童婚的终结是否触手可及？》”。

<sup>42</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第三阶段方案文件(2024-2030 年)。

<sup>43</sup> “人类尊严”信托基金会，打破沉默：对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妇女刑事定罪及其影响(2016 年)，第 4 页。

<sup>44</sup> 同上。

<sup>45</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第三阶段方案文件(2024-2030 年)。

<sup>46</sup> 见 <https://www.girlsnotbrides.org/learning-resources/child-marriage-research-action-network/crank-quarterly-research-meetings/symposium-action-mental-health-child-marriage/>。

<sup>47</sup> “国际计划”组织，“扭转乾坤：女童和女青年主导争取平等的斗争——世界女童状况”，2023 年 9 月，第 4 页。



外心理和反性别言论有所增加。<sup>48</sup> 在某些情况下，越来越难以提高对以下各项的认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恶习，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在学校内情况亦然。<sup>49</sup> 在一些国家，教育部限制对某些主题的讨论，从而对社会和政治辩论产生负面影响，助长反权利的言论，损害了妇女和女童主导的活动。<sup>50</sup>

#### D. 气候变化

30.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退化和自然危害都加剧了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导致家庭诉诸童婚作为经济生存的应对机制。这些问题导致教育和社区结构中断，人口流离失所和政治不稳定增加，女童更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早婚和强迫婚姻或结合(见人权理事会第 53/23 号决议)。

31.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证实了气候相关风险与童婚之间的联系：<sup>51</sup> 气候变化导致降雨量变化 10%，童婚率就会上升 1%。<sup>52</sup>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94 年至 2013 年期间，在与天气有关的收入冲击之后，童婚情形有所增加。<sup>53</sup>

#### E. 贫穷和粮食不安全

32. 复杂的危机加剧了不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可能会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作为减少粮食不安全和减轻经济负担的消极应对机制。<sup>54</sup> 家庭也可能认为这种婚姻是对女儿的一种保护措施，包括保护她们免受性暴力。然而，有证据表明，童婚除了侵犯人权之外，也不是保护女童的有效方式，而且会对她们的健康、教育和福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sup>55</sup>

33.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不仅是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后果，也是其原因；早婚的妇女和女童比晚婚的妇女和女童患贫血症和营养不良的比率更高，她们的孩子因此出现出生体重不足、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等情形。<sup>56</sup>

<sup>48</sup> Haley McEwen 和 Lata Narayanaswamy, “国际反性别运动：从发展、人权和社会保护的角度理解反性别言论的兴起”，工作文件，第 2023-06 号(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23 年)，第 1 页。

<sup>49</sup> 同上，第 6 页。

<sup>50</sup> “国际计划”组织，“扭转乾坤”，2023 年 9 月，第 33 页。

<sup>51</sup> 另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建议(2018 年)。

<sup>52</sup> 儿基会，“《童婚的终结是否触手可及？》”，第 19 页。

<sup>53</sup> 世界经济论坛，“童婚是如何阻碍性别平等的？”，2023 年 8 月 24 日。

<sup>54</sup> 儿基会，“《童婚的终结是否触手可及？》”，第 3 和 19 页。

<sup>55</sup> “女童不当新娘”，“新数据显示，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需要以快 20 倍的速度，才能到 2030 年结束童婚”，2023 年 5 月 11 日。

<sup>56</sup> “女童不当新娘”和国际妇女研究中心，“采取行动解决童婚问题：不同部门的作用”，《简报 6》，2016 年 3 月，第 1 页。

## F. 数字性别鸿沟与媒体的影响

34. 目前估计有 26 亿人没有联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女童。例如，在低收入国家，2020 年只有 19% 的妇女使用互联网。<sup>57</sup> 由于存在数字性别鸿沟，属于农村人口等边缘化群体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妇女和女童更不可能利用不断发展的平台经济在教育、就业机会和在线服务方面提供的机会。妇女和女童缺乏平等获取、拥有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也限制了她们发展数字技能，进而限制了她们获取信息(包括关于其权利的信息)的能力。<sup>58</sup>

35. 根据收到的提交材料，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对婚姻的宣传方式可能会助长童婚和早婚。社交媒体平台可能有助于将童婚视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从而影响女童模仿已婚同学，以获得类似的认可。<sup>59</sup> 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女童可能渴望婚姻的社会和物质优势，但对现实以及结婚后有关方面对她们的期望却知之甚少。<sup>60</sup>

## 四. 各国为防止和处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而采取的措施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各国采取了一些步骤，使国家立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提高对性别平等的认识，消除导致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社会规范和性别成见；支持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消除她们参与经济的障碍；向幸存者提供保护和支持服务；与各利益攸关方接触，包括在社区一级这样做；并加强公共行为者预防和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恶习的能力。

### A. 国家法律和判例

37. 在过去十年里，乍得、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冈比亚、德国、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泊尔、荷兰王国、挪威、巴拿马、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或取消了豁免。<sup>61</sup> 在美利坚合众国，自 2022 年以来，有六个州通过法律，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无一例外。<sup>62</sup>

<sup>57</sup> 国际电信联盟，“弥合性别鸿沟”，2023 年 11 月。

<sup>58</sup>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创新和技术变革以及数字时代的教育，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2023 年)筹备工作的专家指导和实质性投入》，第 19 页。

<sup>59</sup> “女童不当新娘”，“知识就是力量：由青年领导的研究，探讨在西非结束童婚和促进女童教育的知识和宣传进程中的权力动态”，2024 年 7 月，第 15 页。

<sup>60</sup> 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大众媒体曝光以及居住地、财富和教育状况是早婚的决定性因素。参见吉塔·纳伊克等人，“青少年婚姻是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侵犯：来自全国家庭健康调查的趋势、空间变异和协变量分析”，《临床流行病学与全球健康》，第 25 卷(2024 年 1 月至 2 月)。

<sup>61</sup> 妇女署和其他机构，《立法和强制执行最低结婚年龄：结束童婚合法化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研究》(纽约，妇女署，2023 年)，第 20 页。

<sup>62</sup> “立即平等”组织提交的材料。童婚在 38 个州仍然合法。

38. 提高对童婚负面影响的认识并与社区接触，在将女童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让政府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宗教或传统领袖参与全国辩论，以克服提高最低结婚年龄工作所遇到的强大阻力，并争取政治支持。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性别平等、青年和儿童发展部主办了电视公开讨论，来自各种宗教背景的、有影响力的妇女参与了讨论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sup>63</sup>

39. 在国家法院的判例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发展。“立即平等”组织提交的材料显示，在乌干达，宪法法院于 2023 年 2 月裁定，《习俗婚姻法》、《印度教婚姻和离婚法》和《伊斯兰教婚姻和离婚法》的条款与乌干达《宪法》第 31 条规定最低结婚年龄为 18 岁相矛盾。

## B. 国家政策、方案和预算

40. 根据民间社会的研究，用于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及结合的政策和方案的资金不足。<sup>64</sup> 根据“女童不当新娘”组织提交的材料，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似乎预算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其成果也受限制。需要增加战略性财政投资，以实施多部门和多层次措施，解决童婚问题，特别是针对青春期少女的童婚问题。

41. 尽管全球一级的进展不平衡且资金不足，但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及结合问题。例如，在埃塞俄比亚，《2020-2024 年终止童婚和残割女性生殖器国家路线图(已计算费用)》正在全国各地实施。2024 年 3 月，斯洛文尼亚通过了《2024-2029 年防止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方案》，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的措施，以保护青少年免遭早婚和强迫婚姻，重点是罗姆人社区。2022 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2022-2026 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方案》，以克服妇女和女童在行使受教育权时面临的障碍(如关于家庭中性别角色、早婚、怀孕和护理责任的传统观念)。

42. 2022 年，加拿大通过了《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国家行动计划》，并在五年内投资 3.936 亿美元支持各省和地区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该计划。黎巴嫩还在努力制定 2023-2030 年期间关于童婚的国家行动计划。据“女童不当新娘”组织称，在马拉维，政府正在确定关于终止童婚的国家新战略定稿，确保为实施该战略提供财政支持，协调法律，并将南共体《根除童婚和保护已婚儿童的示范法》纳入国内法。

43. 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以增加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以及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促进她们的创业技能以加强其经济参与，并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穷问题。

<sup>63</sup> 妇女署和其他机构，《立法和强制执行最低结婚年龄》，第 62 页。

<sup>64</sup> Megan Devonald, Silvia Guglielmi 和 Nicola Jones，《投资于青春期少女》。《双边捐助者供资格局的主要变化：2021 年更新》(伦敦，投资于青春期少女计划，性别和青少年全球证据，和“国际计划”，2023 年)，第 11 页。

44. 2024 年，奥地利计划扩大专门咨询设施的区域范围，为受强迫婚姻影响或面临强迫婚姻风险的女童和妇女提供支持。维也纳的一个紧急庇护所通过安全措施提供安全的空间，包括秘密地址，并提供多语言咨询和 24 小时护理和支持。

45. 自 2021 年以来，向在校女生发放现金，并向贫困家庭提供财政支持，有助于把女生留在多哥的教育系统中。根据儿基会和人口基金印度办事处联合提交的资料，印度八个邦的 500 万女童及其家庭获得了现金转移和其他社会保护计划，以防止童婚并使女童能够继续接受教育。

46. 在根据《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国家计划》(2022-2032 年)制定第一个行动计划时，澳大利亚根据其将受害者和幸存者置于国家政策和干预措施中心的跨领域原则，把与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具体协商纳入其中。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称，它还设立了全国生活经验咨询委员会，以扩大遭受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包括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人的声音。

47. 自 2008 年以来，墨西哥在联邦预算中拨出专款，以保证为预防和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提供资源，2022 年至 2023 年支出有所增加。

### C. 教育和宣传运动

48. 一些国家开展了关于性别平等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相关风险的教育和宣传运动。

49. 2021 年，墨西哥政府设立了工作组，处理为强迫婚姻或早婚目的买卖女童的情况，该工作组的行动导向是为 15 岁以下女童和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性教育，以及旨在鼓励怀孕女童和青少年或 15 岁以下母亲继续上学的举措。

50. 在儿基会和人口基金的支持下，作为《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的一部分，赞比亚让男童参与通过体育与其他人(包括妇女和女童)发展健康关系的方案。

51. 本报告收到的一些资料强调了针对有影响力的社区行为者的举措，包括宗教领袖、学校当局和地方决策者。在贝宁北部，自 2019 年以来，成立了由包括地方领导人在内的村民组成的村庄或街区守望委员会、社区接力和学校俱乐部。它们提供培训、提高认识并走访人家，以遏制童婚习俗。每年都对村庄进行评估，争取能被认证为“无童婚”村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乌兹别克斯坦宗教事务委员会就童婚问题在当地居民自治组织“马哈拉”系统内的女童和妇女中间，开展了预防活动和个别谈话。在所有清真寺的星期五祈祷中，礼拜者经常被告知早婚和近亲结婚是违反伊斯兰教教规的。

52. 萨尔瓦多和多哥制定了干预措施，旨在支持父母发展以儿童权利为中心的育儿技能，方法是培训家庭如何确保积极的纪律、传授性知识、防止性暴力以及与青少年有效沟通。

53. 继 2016 年出版针对公务员的恶习(包括童婚)手册后，斯洛文尼亚在 2022 年和 2023 年为政府官员开展了关于该手册的培训。在开发和传播在线和数字平台

以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期间与民众沟通的基础上，墨西哥利用社交网络和数字平台传播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权利的信息。

54. 厄瓜多尔投资于数字技术驱动的方案，以提高外联、可持续性和效率，同时降低方案交付成本。2022 年，政府开发了名为“性并不神秘”的网站，面向青少年和年轻人，向他们提供明确的信息和科学证据，例如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预防暴力的信息和科学证据，以便他们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55. 在全球一级发起了社交媒体运动，如 2014 年的#EndChildMarriage 和 2018 年的#HandsOffOurGirls，在国家一级也发起了社交媒体运动，如摩洛哥的#NotBefore18 和菲律宾的#GirlDefendersAlliance。在马拉维，民间社会组织发起了一场针对议员的短信行动。<sup>65</sup>

## 五. 防止和处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基于人权的战略

56. 国际人权法和联合国人权机制(人权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的工作可以为制定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提供框架，以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做法的根源，包括性别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歧视，为女童创造童婚的替代办法，并促进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根据收到的材料，本节概述了预防和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恶习的、基于人权的战略的一些关键要素。

57. 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是制定和执行最低结婚年龄法、促进性别平等同时挑战有害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增加受教育机会、解决贫困问题以及提供法律援助和医疗保健等支持服务(尤其是针对面临风险的女童)的关键。

### A. 保障受教育权和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58. 保障女童的权利有助于她们抵制早婚的压力。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消除童婚和强迫婚姻至关重要，因为它赋予女童知识和技能，推迟结婚和生育，增加经济机会，从而打破往往导致早婚的贫穷和性别不平等的循环。教育使女童掌握了维护自身权利的知识，为后代创造了积极的涟漪效应。

59. 根据收到的提交材料，通过向女童和男童提供全面的性教育，解决不平等、限制性和压迫性的性别规范和权力动态问题，有助于克服围绕青春期少女性问题存在的耻辱感和羞耻感，并有助于增强她们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从 2018 年到 2023 年，人口基金和萨班奇基金会在土耳其四个省开展了旨在预防童婚的项目，培训妇女担任健康调解员，走访家庭和商店，提高对童婚健康风险的认识，特别是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认识。这些健康调解员走访了 4 300 多户家庭和 170 家当地企业。<sup>66</sup>

<sup>65</sup> 妇女署和其他机构，《立法和强制执行最低结婚年龄》，第 63 页。

<sup>66</sup> 人口基金驻土耳其办事处，“防止童婚项目：健康调解员模式”，2023 年 11 月 17 日。



60. 青春期少女面临着受性别规范影响的重大社会、身体和心理变化，<sup>67</sup> 因此在这一时期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根据“女童不当新娘”组织提交的材料，由国际救援委员会牵头并于 2023 年 3 月完成塞拉利昂“增强每个青春期少女权能和复原力”方案，为 32 000 多名 10 至 19 岁、很少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青春期少女提供了识字、计算能力、金融知识和生活技能方面的培训。

61. 除了注重女童教育的措施之外，要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还需要增加妇女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和减少贫穷。贫穷是童婚的推动因素之一。在肯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自 2021 年以来，援外社国际协会一直在帮助提高妇女和女童的金融知识、技能培训和市场联系。向家庭企业提供收入或援助有助于减少早婚的经济压力，并改变对女童角色的看法。事实证明，作为社会保护制度一部分的国家现金转移<sup>68</sup> 有效地鼓励女童继续上学，特别是现金转移以上学和 18 岁前不得结婚为条件，这是对最贫困家庭逃避惩罚的一种激励。

## B. 消除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社会规范

62. 鉴于女童在就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作出决定方面经历到权力不平衡，务必要让男童、丈夫或伴侣、姻亲、父母以及大家庭和广泛社区参与改变与青少年性行为以及使用避孕药具和其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有关的性别规范。“男子参与联盟”等组织和网络通过预防等方式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他有希望的事例包括：国际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在印度开展 Umang 项目，以及援外社在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开展“临界点”评估。

## C. 与社区和宗教领袖接触

63. 根据收到的材料，事实证明，与社会公认的权威人士(包括学校领导、宗教领袖和社区成员)合作，在挑战有关女童教育和社会认可角色的有害性别规范方面具有关键意义，对于发起和引导有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负面影响的讨论而言，同样极为重要。

64. 谨举一例。儿基会埃塞俄比亚办事处称，在埃塞俄比亚，促进社区对话和代际对话，对于通过促进理解、相互尊重和合作来发挥所有年龄组的优势、观点和影响力，也具有关键意义。2023 年，在莫桑比克目标地区开展的本地化社区对话证明能够有效激励社区成员放弃和抛弃恶习。据儿基会驻莫桑比克办事处称，这些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有多少社区领袖公开承诺根除与童婚有关的恶习，并对参与此种行为者采取零容忍态度。援外社国际协会指出，在尼日利亚，发起并引导与社区的讨论取得了积极成果，具体表现在完成学业的女童人数增加，早婚女童人数显著减少。

<sup>67</sup> Devonald、Guglielmi 和 Jones，《投资于青春期少女》，第 1 页。

<sup>68</sup> 童婚研究行动网络，“研究聚焦：处理童婚问题的经济赋权干预措施”，2024 年 3 月，第 3 页。

## D. 确保受影响社区有意义地参与以及支持幸存者

65. 基于人权的战略包括：在制定和执行影响到个人和社区(包括儿童)的政策和方案时，与他们协商并让他们有意义地参与。这种办法能产生相关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些办法是根据受影响最严重者的实际需要和经验制定的。例如，在加拿大，使用土著人主导的方法是《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国家行动计划》的支柱，该计划力图满足不同社区和人口的交叉需求。

66. 就针对已婚女童和未成年母亲的创新干预方案而言，绝对强调有意义地参与的乌干达青年和青少年健康论坛就是一个典例。据“女童不当新娘”组织称，该论坛为年轻母亲、准母亲和面临风险的青春期少女提供了共聚一堂、接受支持、分享经验和参与对话的空间。该论坛考虑到已婚青春期少女和已为人母的女童有着独特的需求，而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系统往往不具备满足这些需求的充分能力。<sup>69</sup>

## E. 利用数据制定有效措施

67. 在所收到的提交材料中，有关方面强调，即使有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一般数据，促进国家以下各级的数据收集并有意使用能反映受影响者复杂和不同经历的数据，也会形成更有效、包容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并能更好地针对需要支持者。在厄瓜多尔北部边境开展的关于强迫早婚和少女怀孕及其与性暴力和自杀的联系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希望的实践范例。这项研究于 2020 年进行，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重点关注高风险人群，利用的方法工具有三种：焦点小组、与社会行动者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的深入小组和个人访谈，以及基于三个省和七个市青少年生活故事的案例研究。这项研究导致建立了受害者支助系统，包括法律、心理和教育服务，以及制定了有效的预防措施。

# 六. 结论和建议

68. 由于文化、经济、法律、教育和政治背景不同，在全球各地，加剧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推动因素和其他因素各不相同。然而，这一恶习始终植根于性别不平等和重男轻女的社会规范。该做法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使她们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侵犯了她们的人权，阻碍了社会进步。

69. 秘书长确认，在他就此主题发表的前几份报告之后，一些会员国和其他行为体为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恶习采取了重要步骤。然而，进展速度仍然令人严重关切。他建议会员国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3，再次承诺到 2030 年消除这一恶习，并承诺也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加倍努力并采用基于人权的战略：

(a) 有效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根源和推动因素，以防止这种恶习，包括通过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措施这样做，并向幸存者提供全面支持；

<sup>69</sup> “女童不当新娘”，“支持已婚女童、未成年母亲和怀孕女童”，2021 年 12 月，第 1 页。

(b) 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以妇女和女童为中心采取各项举措，强调她们的能动性，支持她们的积极行动，促进个人和社区在制定和实施这些举措时进行协商和积极参与，同时系统地优先考虑幸存者的需求和观点；

(c) 通过提高认识和让社区一级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挑战反性别言论并扩大公民空间，以期改变延续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非正式结合和绑架行为的社会规范和性别成见；

(d) 开展全国运动和教育方案，强调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有害影响，并加强现行法律的执行；

(e) 确保学校消除暴力，支持性别变革课程，其中包括适龄保健服务和信息，包括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服务和信息，以及人权教育，关于关系、同意和性别平等的教育，为所有儿童制定和实施旨在解决青春期少女独特需求和面临的挑战的具体政策；

(f) 消除阻碍已婚女童、怀孕女童和守寡女童获得离婚权的所有歧视性法律和做法，包括通过宣布婚姻无效或离婚这样做，同时保障她们拥有财产权、能够诉诸司法，确保儿童保护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服务及补救措施；

(g) 确保国家政策和方案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女童和妇女在其生命所有阶段面临的交叉形式的歧视和脆弱处境；

(h) 制定干预措施，增强妇女和女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体面工作和社会保障权，从而为 18 岁前结婚提供可行的经济替代办法；

(i) 利用现有的财政空间，资助有效应对女童特定性别需求和挑战的举措和方案；

(j) 优先考虑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国际财政支持，以支持终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或结合的努力，侧重于社区参与；

(k) 消除性别数字鸿沟，制定和加强数字参与战略，以防止和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

(l) 以符合人权的方式收集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数据，利用现有数据为旨在打击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措施提供信息，特别是针对边缘化群体和偏远地区，并建立或加强监测机制，以监测其执行情况；

(m) 在冲突和人道主义环境中，包括在与气候相关的灾害中，有效处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并制定减轻这种影响的战略，作为查明和消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工作的一部分；

(n) 确保在冲突和人道主义环境中面临童婚风险的女童和已婚女童能够继续和安全地获得优质教育，并确保相关计划和预算能够预见风险，满足这些环境中女童的需求。